



蛇女恩仇记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蛇女恩仇記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蛇女恩仇记

本社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20,000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3,500册

书号: 10100·729 定价: 0.53元

责任编辑 王远鸿

编 者 的 话

三年来,《垦春泥》月刊上发表了一二百篇中外古今、各种题材的故事,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他们纷纷来信要求,把那些优秀故事印成专辑,以利广泛流传,同时又可供广大故事员采用。为此,我们先选了五个现代题材的中篇故事,辑录成书,以饯群众。

这五个中篇故事,从不同角度密切地反映了当前生活。它们歌颂了刚正不阿、顶风前进的人物,赞美了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;揭露了贪污盗窃、为非作歹的罪恶行径,批判了玩弄女性、道德败坏的肮脏灵魂。作品构思新巧,情节生动,语言朴实,生活气息浓郁,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。

目 录

蛇女恩仇记·····	张树森 (1)
铁头办案·····	夏 耘 (32)
多余的生命? ·····	秋 实 (95)
种瓜得“牛”·····	夏 耘 (128)
残塔顶上的枪声·····	李昌达 (160)

蛇女恩仇记

·张树森·

长江南岸有座七峰山，从东到西连绵三十里，七个山峰一峰比一峰高，就象七个巨人站成一行横队。七峰山第七峰形状犹如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叫玉女峰。半山腰有个鹰嘴崖。

一九八二年初秋的一天下午，金灿灿的阳光照耀着玉女峰。鹰嘴崖上一棵盘根错节的苍松旁边，有一个三十岁左右、仪表楚楚的男人，双手反剪，在来回踱步。他不时抬起左手，看看腕上的手表，扬起淡淡的眉毛，向玉女峰峰顶眺望，眼里流露出焦躁不安的神情。

突然，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，眼睛里闪动着欣喜的光泽。原来，他看到了从玉女峰到鹰嘴崖的陡峭的山路上，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。那女人左手臂弯里挎了只竹篮，手里拿了把短柄锄头，右手攀着路边的树木，两只脚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踩到实处，正向鹰嘴崖走来。

他等那女人走到鹰嘴崖上，才从树后闪身出来，轻轻地喊了声：“亲爱的！”

那女人听见声音，停住脚步惊奇地抬起了头，当她看清了站在离自己十几步路外的他时，高兴得象小孩一样跌跌撞撞奔了过来，扑在他的怀里。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背，温

柔地责怪她说：“我几次三番叫你不要到峰顶上去，可你总是不听，看你累成个啥样子了！”

那女人抬起头来，感激地看着他，调皮地扬了扬秀眉说：“眼前正是采药季节，你不是常常对我说，‘一个医务工作者，就应该象白求恩同志那样，把方便让给病人，拿困难留给自己’吗？我的尊敬的大夫同志！”

他笑了笑，没有再说什么，从女人手里接过竹篮和锄头，挽起她的手，向山下走去。

山路越走越窄，他把女人的手越挽越紧。当两人走到山路转弯处时，男的猛然间从女人手弯里抽出手来，扔掉另一只手里的竹篮和锄头，两手用力向外一推，那女人还来不及喊出声“啊”来，就头在下，脚朝天，直往崖底摔了下去。

他是谁？那女人是谁？他为啥要把女人推下崖去？

诸位莫急，容小子慢慢地把根由道来。

第一回 弥陀镇柴仁收女 柴家庄肖锋入赘

话说，玉女峰下有个小山村，叫柴家庄。庄上有个地主分子，姓柴，单名一个仁字。这柴仁七十多岁年纪，早年丧妻，膝下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，叫蛇女。父女俩相依为命，凄淡度日。

这老柴仁有一手配制蛇药的好本领，几十年来，不知救活了多少被毒蛇咬伤的人。老柴仁有个怪脾气，为人看病，分文不收，滴礼不受。



有一天傍晚，老柴仁正在厨下烧夜饭，忽听得后门“吱儿”一声打开，见蛇女满头大汗，嘴里“扑嗤扑嗤”喘着粗气，背回一个小伙子来。老柴仁连忙帮助女儿把那人放到一张长凳上。蛇女轻声对他说道：“爹，这人被毒蛇咬了。”老柴仁听了立即走出后门看了看，返身把门关上，轻轻地问蛇女：“有没有被人看见？”

蛇女摇了摇头说：“我没有注意。”

老柴仁皱了皱眉，说：“下次千万当心，我们是‘牛鬼蛇神’，不能‘乱说乱动’哪！”说完，老柴仁从房里拿出一包蛇药，蛇女把那人的嘴巴撬开，把两粒蛇药用水灌进肚去，两粒碾碎后敷到伤口上。接着，父女两人把那人抬到老柴仁的床上。

三天三夜后，小伙子脱离了险境。又过了三天三夜，可以下床走路了。老柴仁对他说：“孩子，你家里人一定等急了，到处寻你呢！你可以回家了。不是我赶你走，我是个地主分子，怕连累了你！”

那小伙子听罢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老伯，我也是反革命

分子的儿子，我们是同类呢！”

老柴仁惊奇地问他：“你说啥？”

蛇女在一旁格格地笑着告诉他：小伙子叫肖锋，爸爸原是个县委干部，造反派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，自尽了，妈妈也悬了梁。他成了反革命的狗崽子，被发配到柴家庄邻近的一个小山村里劳动改造。肖锋在劳动之余替乡亲们修理广播喇叭，因为焊接零件时要用松香，那天到鹰嘴崖老松树上刮松香，不想被毒蛇咬了一口。

肖锋接着说：“要不是刚巧碰上蛇女和老伯，我早已到另一个世界见我爸爸妈妈了！”

三天后，肖锋回去了。他从此不时到柴家来，柴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，蛇女做什么他也跟着做什么。老柴仁看出来，蛇女跟肖锋恋爱了。

老柴仁想：如今世上人攀亲眷最讲究阶级成分，势利人怎会看得上地主的女儿？而没有出息的小伙子，我也看不上眼。眼前这个肖锋倒是个好孩子，论条件门当户对，说人品郎才女貌，况且两人已经相好，不如成全了他们，也了却我一桩心事。

这一天吃过晚饭，老柴仁把肖锋和蛇女喊到自己跟前，说：“肖锋啊，老伯想替你介绍个对象，只是姑娘的爸爸是个牛鬼蛇神，不知你可有意见？”

肖锋会意地看了看蛇女。蛇女害羞地进屋去了。

肖锋恭恭敬敬地对老柴仁说：“千万不要这样说，世上哪有这样好的‘牛鬼蛇神’哩！老伯！你胜过我亲生的爸爸！”

老柴仁笑了，笑得连胡子也抖动起来，淌着老泪说：“只要你对蛇女好，我死也瞑目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蛇女从屋里出来替两人各冲了一杯茶。老柴仁呷了口，问肖锋道：“我一直没有问过你，你老家住哪里啊？”

“弥陀镇。”

“喔？弥陀镇上有个叫肖长命的你认识吗？”

“他就是我爸爸。”

“啊！”老柴仁突然象被毒蛇咬了一口，差点把手里的茶杯也丢了。吓得肖锋和蛇女连声问道：“爸爸，你怎么啦？”

老柴仁定了定神，装得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没有什么，这茶着实烫得厉害呢！”说罢，不停地咳起来。等了一会，老柴仁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肖锋你回去吧，蛇女也该歇息了。”

那么，大家要问，为什么老柴仁听到肖锋说肖长命是他的爸爸，竟会大吃一惊呢？这还得从二十多年前讲起。

七峰山第一峰最矮，就象苏州西园里一尊蹲着的弥陀佛，所以叫弥陀峰。弥陀峰下有个小山镇，叫弥陀镇。

一九四八年深秋的一天，弥陀镇上来了一个捉蛇叫化子，在小学堂门口的操场上，拉了个圈子，要蛇卖药。

这捉蛇叫化子二十七八年纪，穿一件没有袖管的短褂，粗眉大眼，鼻正口阔，下巴上有一粒黄豆大的黑痣。虽说是个走江湖的，举手抬足，出言谈吐，倒也有一股凛然豪气。只见他从蛇篓子里捉出一条两尺来长的蝮蛇来，一会儿把蛇绕在手臂上，一会儿又绕在脖子上。那蝮蛇索索地抖动着笨重的秃尾巴，火苗一样的舌头一下一下向外戳着。那样子叫人

看了毛骨悚然。奇怪的是那蛇好象听那捉蛇者的话一样，任他摆布，却并不咬他。

捉蛇的要了一会蛇，亮着山东口音说道：“兄弟俺给诸位带来了祖传秘方配制的蛇药。哪位买了兄弟俺的蛇药，要是不慎被毒蛇咬了，不管咬在什么地方，只要一粒内服，一粒碾碎后敷在伤口上，过不了半袋烟工夫，保你毒消命保，安然无恙！诸位，请买蛇药！请买蛇药！”

这弥陀镇是水乡山区，毒蛇最多。镇周围住的都是些靠砍柴种田谋生的穷苦人，平时被毒蛇咬了，只好自认晦气，谁被咬了谁就躺着等死。今天见了有这等好蛇药，况且价钱又便宜，因此，在场的都纷纷掏钱，准备买药。

正在这时，人堆里一个汉子，推开众人，走进圈子，当地一站，双目圆睁，双手叉腰，厉声喝道：“捉蛇的，先别卖药！你夸下海口，说是被蛇咬后，用了蛇药不出半袋烟工夫，就毒消命保，却是难信！”

俗话说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”捉蛇的不敢怠慢，连忙堆下笑脸，双手抱拳，打个揖说道：“请问先生有何见教？”

那汉子恶狠狠地说：“我要你当众试验！”

捉蛇的淡然一笑，回答说：“这个容易！”说完，右手攥紧绕在脖子上那条蝮蛇的七寸，左手从短褂上方口袋里摸出一粒象兔子屎大小颜色的蛇药来，放到那汉子的手掌里。随即以极快的动作将蛇身反绕了几下，从脖子上解下来，扬起左手，右手松了松，那蝮蛇对准左手手腕，“秃”地就是一口。

捉蛇的把蝮蛇丢进篓子，从旁边地上的纸包里取出两粒

蛇药，又走回圈子中央。他向围观的人们举起左臂，但见伤口处已隆起馒头大一个块来，一条手臂肿得犹如熟透的葡萄一样，又紫又黑！他把一粒蛇药丢进嘴里，一仰脖子咽了下去；另一粒用两个指头碾碎，敷在伤口上，双脚交叉，蹲下身去，坐在地上，对大家说：“被毒蛇咬伤后，不能快步奔跑；因为跑得快，血液流得快，毒性发作得也快。”说罢他阖上双目，歇息起来。

约摸不到半袋烟工夫，那捉蛇的忽地跳将起来，举起左臂，绕场走了一圈，但见肿消色变，和被咬前一模一样了。这时，人们都一个劲地称赞说：“好药！好药！卖吧，快卖吧！”

捉蛇的正要打开纸包卖药，那汉子眼珠一弹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捉蛇的问道：“先生还有何见教？”

那汉子眨了眨眼说：“我要你重新再咬一口！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捉蛇的莫名其妙。

“你刚才夸下海口，说是不管咬在身上什么地方，都不碍事。我要你伸出舌头，让它咬上一口，试试你这蛇药的威力！”那汉子冷冷地说。

捉蛇的听了，皱了皱双眉，一狠心说道：“咬了舌头之后，还要咬哪里？咱们快人快事，一并儿说了吧！”

“咬了舌头之后你不死，这蛇药我一个人包了！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！”

捉蛇的转身从蛇篓里捉出一条竹叶青，伸出自己的舌头，正当这时人群中传来一声：“慢！”

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人，白面短须，穿一件灰布长褂，站在圈子外。众人见他，纷纷自动让开一条路，嘴里说道：“柴校长来了，柴校长来了！”

那柴校长走进圈子，说道：“卖药的，不要逞强了，这蛇药我全部买下。”说完，转身对那汉子说：“长命兄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不要勉强他了！有道是‘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’嘛。再说，万一出了人命，亦非好事。”

那汉子答道：“柴校长，并非肖某强人所为，只是他口出大言，就是死了，也是自作自受！”



柴校长正要再说些什么，那捉蛇的也是个好胜的，对柴校长说了声：“多承先生关照！”一张口伸出舌头，举起竹叶青，“秃”地咬了一口。

他随即走近蛇篓，把竹叶青放好，正要去拿蛇药，不料蛇药还没有拿到手，就“扑通”一声跌倒地上。

这时，人群乱了。那个叫长命的汉子见果真出了事，乘乱哄哄时溜走了。这里柴校长要紧招呼人把捉蛇的抬到学校里自己寝室的床上，拿过蛇药，照着刚才的方法，两粒灌进肚里，两粒碾碎后放到伤口上。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才见伤口淌出紫黑色的血液，慢慢瘪了下去，人也醒了过来。

那捉蛇的刚醒过来，嘴里就含含糊糊地喊着：“俺那孩子呢？俺那孩子呢？”这时，大家才注意到，捉蛇的带了两只篮子，一只是蛇篓，另一只里躺着一个周岁左右的小女孩，此时正在哇哇啼哭呢。

捉蛇的在柴校长那里养息了三五天。他看看自己已恢复了元气，这天对柴校长说：“柴先生，您是俺的救命恩人，俺终生不忘！俺要走了，但有一事相托，不知恩人可肯应承？”

柴校长慨然说道：“只要柴某能够做到，一定尽力而为，不必为难，说吧。”



捉蛇的凄然地说道：“俺祖代靠捉蛇卖药为生，受尽了人间辛酸。这孩子命硬，一生下来她妈就去世了。俺带着她闯江湖，诸觉不便，俺想把她留在恩人身边，托您抚养。往后若有出头之日，俺再来相认。倘若一去不返，恳求恩人看在这苦命孩子和她死去的妈面上，把她作为亲生女儿看待！”说完，“扑通”跪在地上。

柴校长低头想了一会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好吧，好在我中年丧妻，并无子女，一定尽力抚养。”捉蛇的这才爬起身来，告辞柴校长走了。

谁知不到半个时辰，只见那捉蛇的又气喘吁吁跑了回来，嘴里连喊：“差点忘了一件大事！”柴校长问他为了何事？捉蛇的说道：“俺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恩人的大仁大义，想把俺配制蛇药的祖传秘方告诉恩人。日后，等孩子长大了，您再传给她，要她为穷人治病，但要告诉她，给人看病，不准受人一钱一物！”柴校长连连点头称好。

捉蛇的等柴校长记完秘方，正要转身出门，柴校长一把拉住他说：“你不回来，我也差一点忘了一件大事！闹了半天，我还不知道这孩子叫啥名字呢。”那捉蛇的苦笑了笑说：“她妈猝然离世，俺也没有心思替她取名。俺是个捉蛇的，就叫她蛇女吧。”

柴校长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这倒是巧合，我姓柴，‘蛇柴’两字同音，再好没有了，就叫蛇女吧！”

捉蛇的走后不久，柴校长生怕肖长命知道他收下蛇女，再来纠缠，就辞去校长的职务，回到自己的家乡——玉女峰

下的柴家庄，弃教务农。

不觉过了两年。两年时间虽短，人世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全国解放了。

有一天，县政府派了土地改革工作队，进驻柴家庄。第二天一早，柴家庄召开村民大会，工作队给大家作土地改革动员报告。柴仁发觉那个讲话的副队长，好生面熟。他仔细审视一番，不觉暗地里叫了声“苦！”原来那位副队长，竟是要捉蛇叫化子咬舌头的肖长命！

柴仁象堕入五里雾中一样弄不清了。他想：共产党是替穷苦人办事的，可那位弥陀镇上的地头蛇怎么会钻进共产党里去了呢！

原来，这肖长命本是个阔少。只是他不务正业，挥霍浪费，不几年就把好端端的一份家产花光了。于是他靠着自己能说会道和一无所有，在这弥陀镇上干起无赖的营生来。有道是“不怕你凶，只怕你穷”，谁也得让他三分。他自从捉弄了那个捉蛇的一番以后，也觉得这样鬼混下去，总无出人头地之日，也想换一个地方试试运气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认识了东乡地下游击队的一位小队长，介绍他参加了游击队。进去后混了还不到一年，全国就解放了。于是，他被任命为土地改革工作队副队长，堂而皇之地开进了柴家庄。这些情况，柴仁哪里会知道呢！

柴仁认出了肖长命，肖长命当然也认出了当年的柴校长。

土地改革工作队经过一个时期的访贫问苦和调查研究后，就挨家挨户定成分。柴仁这个只有十几亩山地，而自己

常年在外教书的人，竟被评为地主。柴仁想：地主是靠剥削生活的，我靠教书度岁月；就连十几亩山地也未收过人家的租子，凭啥要定我地主成分呢！他想不通，准备去找工作队申诉自己的理由。

他还没出门，副队长肖长命找上门来了。肖长命站在柴仁的面前，不声不响，只是冷笑。那样子活象一只凶残的野兽，要伤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一样。半晌，他才把烟蒂狠狠地扔到地上，压低着嗓门说：“柴校长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地主是共产党的阶级敌人，只准你老老实实，不许你乱说乱动，小心了！”说完，一转身，挺着脖子走了。

他把“乱说乱动”四个字说得特别明确。柴仁当然明白它的含意了。

.....

二十多年来，柴仁安分守己，可是他逃不脱各种政治运动无休无止的冲击。他老了，背弓腰弯，须发染霜，布满皱纹的脸好似一只核桃壳。那个捉蛇叫化子一直没有来认蛇女，柴仁也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蛇女。他把蛇女爱如掌上明珠。现在，突然晓得肖锋就是肖长命的儿子，能不大吃一惊吗！

老柴仁躺在床上，哪里睡得着呢！真是大千世界，无巧不有！想不到肖锋竟是肖长命的儿子，偏偏又是自己看中了他，这怎么说呢？要是那个捉蛇的还活在世上，知道蛇女许给了仇人的儿子，他能答应吗？蛇女万一知道了底细，她会不会伤心吗？不！不能把蛇女嫁给他！但转念寻思：肖长命已经死了。难道前人的怨仇要由后代偿还吗？中国有句俗语：